

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“抢注端午”事件的起源者、世界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 27—29 日来宁讲课,本报记者有幸独家专访了他——

乌丙安畅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

张粉琴

经历了违背自己本意的“抢注端午”事件后,乌丙安教授对媒体有了一份戒心,家里电话和手机号码都换了。但经朋友牵线,本报记者还是采访到了正在南京东郊讲课的乌教授。

75岁的乌丙安,研究民俗文化已逾半个多世纪。现在身兼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。说到中国目前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,他是侃侃而谈,妙语连珠,且不时穿插有趣的身体语言,一口气聊了4个多小时。民俗文化,是如来佛的手掌心

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,它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,任你去了哪个国家,有多大的法力都跳不出去。那为什么有人开始淡忘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化,而去亲近西方文化呢?乌教授说:这是一种心理在作怪。改革开放后,人们看到国外的物质文明比中国先进,文化上也就产生了自卑感。其实,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,没有谁好谁坏。

我们不少人是通过洋人的眼睛才知道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。外国元首来北京,他不要看我们的高楼大厦,而是好奇地钻进胡同;国外专家学者到中国,则专跑云南、贵州等民俗文化保存较好的地方。有的外国人还乘机收购有价值的民间工艺品。如日本人只花5万日元就买到了赫哲人祖传的鱼皮衣。值得欣慰的是,现在知道民间文化价值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了。给几位部长的文化建议

“抢注端午”事件的起因是乌丙安教授向文化部部长写的一封信,他的本意是提醒国人也

要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节日,然而此事见诸媒体就变味了。

其实,乌教授出于一个学者的责任,给好几位部长提过文化建议。此前,他曾给中宣部部长写过信,认为“打黄扫非”提法不太合适。因为“打黄”的“黄”指的是美国十九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,而中国文化历来是崇尚黄色的,黄河、黄土地、黄皮肤等都是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的代表。

上个月,乌教授在北京为一批部级领导讲课。他又忍不住向国家体委主任建议: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一定要拿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。比如,可以用“女娲补天”、“夸父追日”、“后羿射日”、“嫦娥奔月”、“大禹治水”等最古老的民间神话来串联演绎,只有表现出那种天荒地老的悠久历史和与众不同的文化底蕴,才能让全世界叫好。为中国文化向联合国叫屈

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坚持:文化大国小国一律平等,两年只能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在前年冬天举办的一次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研讨会上,乌教授为中国文化向联合国官员叫屈:太平洋岛国西鲁瓦图,只有12万人,60多种土著语言,联合国出钱将这些语言全部录下来,作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而在中国,各种方言成千上万,仅一个吴方言,就有若干分支,它的保存关系到日本、朝鲜文化的研究。如果每两年申报一种方言,恐怕300年也报不完。所以,我认为,申报额度应该以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定夺。

乌教授说话底气十足,充满感情,5分钟发言竟赢得7次掌声。现在联合国规定终于有了

放宽:中国加入《世界遗产公约》后,可以将备选世界遗产名录先呈报上去。这样中外类型相近的项目就有个比较,类似伊拉克木卡姆、马来西亚皮影赶在中国前面成为世界遗产的遗憾就会少一些;二是跨国申报不占名额,比如中国可以和中亚各国联合申报“丝绸之路”,而不受名额限制。民间文化保护流行病:只抢不救现在各地都在兴起一股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申报热。但乌教授却说:好多地方是只抢不救,表面热闹。何以见得?我们开世界遗产专家评审会的时候,有的表演团体迫不及待地闯进来就表演,有的市长也见缝插针,滔滔不绝地用英语演讲。但申报材料却经不住专家仔细推敲,有的为了表明文化遗产的年代悠远,故意将文化产生的

年代由几百年说成几千年,纯粹的胡言乱语,不尊重历史。

文化发展有自己的规律,不是靠一哄而上就能实现的。文化保护是个长远的慢动作,如韩国江陵市“端午祭”1967年就被批准为国家级第13号“重要无形文化遗产”而予以保护,直到去年,韩国才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而我国到现在都没有出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,有些地方对特色民间文化的精髓没搞清楚,就匆匆忙忙急于开发,结果肯定要失败,比如前几年各地都竞相修建西游记旅游城就是典型一例。因此说,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任重而道远。